

惊鸿一瞥:央视首席财经主播陈伟鸿自述(3)

陈伟鸿



堪称一堂经典的案例分析课

出现在台上的点评者堪称阵容豪华,他们是柳传志、华贻芳、段永基,撇开三位各自的身份不说,他们同属于一个共同的组织——泰山峰会。一年一度的泰山峰会从1993年开始举行,一直延续至今,十几家中国顶尖民营企业的领军人物,定期聚首论道。谈及1996年前后的史玉柱:“您是否也看到了他非常窘迫的现状?”面对我的提问,老成持重的柳传志发表了极为坦率的言论:“我以前直说不喜欢史玉柱,1993、1994年泰山峰会上我基本上不太跟史玉柱打招呼,原因就是我感觉他要出大篓子,而且我觉得他浮躁,对企业的发展、目标追求和自身能力,都没有想清楚。”华贻芳老先生更是直言不讳:“一直憋到1997年,史玉柱正

式地说自己很难再坚持了,就是请吃一顿饭,都要掂量掂量有没有可能,囊中羞涩了。这个时候,我脑海中就蹦出来几个字,32个字的打油诗:‘不顾血本,渴求虚荣;恶性膨胀,人财两空。大事不精,小事不细。如此寨主,岂能成功?’我写好后没敢给他,因为非常尖刻。”虽然言语犀利,但最终帮助“巨人”重新站起来的,同样是坐在台上批判他的这些来自泰山系的巨头们。史玉柱在最落魄的时候依然坚持参加泰山峰会,并主动提出把巨人集团的案例拿出来讨论,企业家们齐齐伸出拯救之手,细致的专业分析、深夜的电话沟通、管理经验的馈赠、迸发于市场之外的“救死扶伤”的能量在精神层面上强力支撑“巨人”再度站立,偿还了自己的“世纪之债”。

下半场,史玉柱终于被我请出。真正的主角登台,高潮反而没有到来。如果将他的创业故事写成剧本,上半场的成功与光鲜没有浓墨重彩,倒是失败时的尴尬与痛处被细细描摹。面对点评人和拯救者,曾经高调的成功者有些失语,史玉柱终于成为一位著名的失败者。巨头和高手联袂,在《对话》的舞台上模拟展现了一台原本对外界封闭的“泰山峰会”。融通背景,细数心路,本期节目又堪称一堂经典的案例分析课。初接触这个圈层,对于我这个小学生来说,聆听这堂高阶课却并未感觉吃力,是他们讲得精彩,还是自己听得认真?“我想知道那样的重压之下,你到底如何熬过来?”“不过我觉得苦了挺好,应该感谢那段苦。”云淡风轻地挡掉我打出的“苦情牌”,史玉柱的下巴微沉,话音刚落,又把

头抬起。一个人只要能对得起自己所承受的苦难,成败皆可付笑谈。

对话罗斯柴尔德家族

2009年4月,犹太裔中的名门望族——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第六代掌门人大卫·罗斯柴尔德决定接受我的独家访问。消息刚公布,我的博客就被各种问题挤爆。关于这个家族的传说实在太为震撼,也太过神秘。当250多年前第一代罗斯柴尔德开始创业的时候,他只不过是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普通犹太人。仅用了不足100年的时间,罗斯柴尔德家族便控制了整个欧洲的金融命脉,在其鼎盛时期,势力范围遍布欧美,所控制的财富甚至占到了当时世界总财富的一半,达到50万亿美元,相当于美国全年GDP的四倍。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债由他们发行,每天黄金交易的开盘价由他们来确定,世界各国的股市都随着罗斯柴尔德资金的走向而波动,他们被称为当时凌驾于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俄国和奥地利之上的欧洲第六帝国,而罗斯柴尔德家族被折断的五箭齐发的族徽,也因此成为世界金融权力的象征。那时“罗斯柴尔德”这个名字在欧洲的影响力远比今天最当红的流行巨星更深入人心,在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里,棺材铺的老板都会用这个名字来嘲笑贫穷的犹太音乐家。以色列以这个名字命名的城镇和街道不计其数,南极洲甚至有一个岛就被称为“罗斯柴尔德”。这个家族有着肖邦和罗西尼为其谱写的乐曲,还有巴尔扎克和海涅为其撰写的书籍。

走进罗氏家族的北京办事处,首

先进入视线的便是从地角顶到天线的高高书架,书架上摆放着的都是与这个家族有关的传记,“罗斯柴尔德”这个姓氏,被翻译成不同的文字印刷在各式装帧精美的书本上。这个家族对中国并不陌生,早在100多年前他们就来到了大清帝国的紫禁城。书架的显眼位置,当年清朝重臣李鸿章写给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封信迹工整的亲笔信,如同文物般珍贵。

虽然这个犹太家族与中国的渊源已久,但最终引发中国公众对它产生强烈兴趣的,则是一本名为《货币战争》的畅销书。第一章的标题就是:罗斯柴尔德家族:“大道无形”的世界首富。与大卫·罗斯柴尔德的对话现场,我问出了无数网友在我的博客里提到的热点问题:“你们家族究竟有多少钱?”“我觉得我不告诉你这个答案你也不会惊讶的,我们从来不对外公布。”这位年过六旬的家族掌门人似乎早已习惯了这样的问题,开诚布公的回答却将秘密掩盖得滴水不漏。“我们的祖先250多年前创建了企业,到了今天,我们罗斯柴尔德家族如果再去成天数钱,已经不是什么很有意思的事情了。”身为“富六代”的大卫早已远离了对于数字的追逐,更为看重的是触碰不到的影响力。他对我说,他知道我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感兴趣,“我想这可能跟一本在中国出版的畅销书有关,但是这本书和我们家族的真实情况还是有差距的”。

差距在哪里?大卫·罗斯柴尔德特意嘱咐栏目组,自己无意和这本书的作者宋鸿兵见面,但我的同事们还是以《对话》的解读方式制作了一份精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档案。

当我将这份档案交给大卫爵士的时候,内心忐忑,不知道我们的解读在他看来又将如何,教养良好的爵士抚摸着质地精良的页面留下了一句出乎意料的感叹:你们的做工太细致了!只是感叹归感叹,成长于欧洲的爵士依旧保持着自己特有的傲慢,关于罗氏家族发迹的历史细节,他没有任何与外界分享的欲望。同样身处节目现场的里特尔咨询公司中国总裁托马斯·席勒透露,历史悠久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与各国政府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,他们一半以上的收入,都来自政府。

“说到这个家族留给我的印象,就是依靠250多年延续下来的声望和影响力,只和政府做一些很大的生意。你觉得这样的描述准确吗?”我和大卫进一步确认。“是的,我们确实有很多政府的业务。罗斯柴尔德家族有一个祖训:‘我们一定要和国王一起散步。’”这个祖训更将罗斯柴尔德金融帝国的生态系统推向迷宫,未知的财富数量、远离大众市场的政府交易,却又在冥冥中左右着每一个平民的生活和命运。大卫似乎很愿意聊一聊“命运”这个神秘的词汇,对我说人人都希望能够掌控自己的命运,但掌控命运的能力却是有限的。“我们法语有一句俗话,胃口再大也不可能吃下所有东西。”这个热爱美食的法国人将慢慢消化的道理运用于家族业务中,相信每年10%—15%的增长已经能够让生意越做越兴旺,“做得太大,你可能会丧失掉你的灵魂。”这或许就是灵魂不死的罗氏家族长盛不衰的秘诀。

(摘自《惊鸿一瞥》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年10月版)

感谢生命的美意

廖智

27.我成了队长

我们就只剩下四个人了:我,我妈、潘倩倩和她的弟弟。三个女的,一个小男孩。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?我们没有车,也没有那么多人了。当时想到的就是借助微博。我在微博上说,希望能够和来灾区的志愿者一起协作,最好是有车的,我们可以一起帮忙给灾民搭帐篷。

胖哥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。当时我看到微博里有很多人留言,其中有一个人说,我每年都会做很多户外的活动,我有车,我可以帮助你们。我觉得这个人应该不错,就给他打了电话。这个人就是胖哥,他接到电话的时候觉得很意外,因为他没想到真的能够联系上我。可联系上之后,他又开始有些犹豫了,他说他的家人不一定能同意他来。我虽然有些失落,但还是感谢了他,并没有勉强。

我以为这事儿就算告一段落了,没想到第二天一早,我就被一个陌生电话吵醒了。那时候才六七点钟,我接起电话,就听见胖哥说他到雅安了。这下轮到我觉得意外了。

后来才知道,胖哥当时挂上电话,就跟家人争取要来雅安的事,家人都不同意,觉得胖哥都四五十岁了,儿子马上要考大学了,他还独自跑来灾区,他们都不放心。胖哥还是很坚持,他说,要是一般人叫他去,他可能也就算了,可这是廖智啊,廖智两条腿都没有了,还去灾区帮忙,人家都能做到,还那么信任自己,他不能不去。话虽这么说,胖哥的家人还是不放他走。于是到了深夜两点,胖哥趁家人都睡着了,就偷偷开着车溜了出来。到了中午才给家人打电话,说自己到雅安了,叫家人不要担心。

跟我们碰头的时候,胖哥看着我,我很是惊讶。在他的想象中,我该是个很坚强很魁梧的中年妇女,虎背熊腰,在废墟上挥汗如雨。没想到我完全就是一个小女孩的样子,个子也很小。我们聊天的这二十几分钟里,他的眼睛一直盯在我身上,又是惊讶又是好奇,简直不敢相信我就是廖智。

胖哥到了之后,车子有了,队伍壮大了。



一瞬间,我成了队长。胖哥、倩倩、她弟弟、我妈妈,忽然间,所有人都指望着我来拿主意,这件事情要怎么做,那件事情又该如何,我们下一步去哪里……所有问题,都要由我来决定。我突然发现当

好队长是很不容易的事情,因为所有人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。之前当小跟班的时候,我觉得挺好的,我做事可以像个女生一样,非常柔和。但从这一天开始,我就必须变得刚强起来,整个人说话的音调都变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前三天我说话都是慢声细语的,从24日开始,我说话的声音都大了十几分贝。

24日,正是我们抵达沙坝村的日子。到了现场,村支书和其他村干部都在。我心里很紧张,几百双眼睛看着我,而且大部分都还是中老年人。那个村庄的年轻人基本在外面,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。那些老年人话很多,叽叽喳喳,所以我一定要有魄力,声音要很大,表情要很严肃。

所以我一到现场就大声说:“你们不要说话了,听我说!如果你们要说话,我就不说了。”那些村民和村支书全被我震住了,现场一片安静,大家都等我说话。

之前大家提意见,让我们把彩条布直接发给他们,他们自己去搭帐篷就好了。我说每个人只顾自己就太自私了,身强体壮的还能搭帐篷,那些老人孩子怎么办,所有人必须集中起来,互相帮忙。我说现在大家就找一块空地,分成几组,请村干部来帮忙分配,把年迈的和年轻的分在一个组,互相照应一下。

说完我就问他们,你们有多少人,需要分多少?村民说,给我们每人一匹马!

我说那不行,一匹布是五十米,每人一匹太浪费了。因为不只是你们村有需要,别的村也有需要。我们把你们需要的东西放下,分配完了马上就走。你们最好搭大的帐篷,三四户人家用一个,可以节约资源。

就这样,我说完之后,全场非常安静。其实那些年纪大的人,他们考虑得很实际,完全听得明白。现场有个九十多岁的老人,开始一直在自说自话,完全停不下来。我说着说着,他越来越安静,最后跑过来拍我的背,说:“好!很好!小伙子很好!”我乐了,说我是姑娘,他就改口说:“嗯,小姑娘很好!”

21.殉情

教堂离密支那不远。刘强被安排在一间忏悔室里。泰阳牧师端着一碗粥,一勺一勺地喂他。吃完粥,泰阳牧师望着他说:“我的孩子,这是怎么回事?是不是有人在害你?”刘强点点头,好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,只默默地流泪。

牧师用手帕拭去他的眼泪,用自己暖暖的手握住了他的一只手:“我的孩子,你受苦了。”刘强在枕上轻轻摇着头:“牧师,我罪孽深重。上帝也不会原谅我,我只能下地狱了。”“不,不!”牧师大叫,“我不让你下地狱!上帝知道一切!你要坚强!我没有解药,你要自己挺过去。上帝会帮助你……”牧师的话尚未说完,刘强的烟瘾又发作起来。他在床上打滚,头往墙上撞。牧师只好把他绑在床上,给他打了一针镇静剂,然后挂上葡萄糖盐水。

就在这时,“嗖”的一声,从窗外跳进一头浑身绿毛的小动物。牧师吓了一跳,下意识地掏出身边的手枪,只听“啪”的一声,一块小石头不偏不倚地砸在了他手上。牧师一惊,枪掉在地上。未及回过神来,牧师就被捆住了。他看见捆他的是个女人。这女人一身绿色的长袍,额头上还文着只绿蝴蝶。泰阳牧师在这边荒之地,见过各个民族的女子,却从未见过这样的“绿蝴蝶”!

“绿蝴蝶”见刘强手腕上扎着针,上面挂着个“大瓶子”,里面的水通过一条软软的管子,一滴一滴经过针头流到他的身体里。她断定,这是一种妖术,要不,刘怎么会昏睡不醒?于是她迅速把针拔掉,把“瓶子”敲碎了。

这时刘强睁开了眼睛:“是你?嘎德!”“是啊——我来救你了!”嘎德捧着他的手又亲又吻,“你看,我已经把他绑起来了——”

刘强急忙用山青话说:“快放开他!”“为什么?”“他是好人,他是在救我啊!”嘎德猛摇头:“不,他在你手上扎针,他对你施妖术,我都看见了……”“他是在帮我解毒。”刘强解释。“解毒有我嘛!”嘎德不由分说地掀开了刘强的衣服。映入她眼帘的,是刘强消瘦苍白的躯体,但并无她想象中的“绿”。这让她非常惊讶。刘强走后已整整一年了,“绿蛊”已经到了重新发作的最后日子,她只好一路寻来;由于

小绿兽的帮助,终于在这儿找到了他。

“‘绿蛊’已经解了?”嘎德问。刘强点点头,说:“我现在中的是烟毒。”“那是什么毒?”嘎德不解。刘强朝泰阳牧师指了指:“你放开他,他能告诉你!”嘎德只好好了泰阳牧师。牧师跑出去摘了一支美丽的罂粟花回来给她看。嘎德明白了,她对刘强说,她能解这种毒。她将让他昏迷七天。七天里要喂一些富有营养的汤水来维持。

刘强指指地上被她打碎的盐水瓶说:“这个瓶子里的水,比汤水的营养还要好,不用喝,身体就直接吃进去了。你给我解毒时也可以用这些营养,只要你不打碎它就行。”

嘎德转过脸,用探究的目光打量着泰阳牧师:“这个人真奇怪,他是从星星上来的吗?”牧师听不懂嘎德的话,但还是微笑着对嘎德点了点头。这一点头之间驱散了嘎德怀疑的迷雾。

嘎德掏出一包绿色的粉末给刘强服下。然后,她往小绿兽头上吹了口气,又在它身上拍了拍,它就窜到刘强的床上,掀起屁股对着他长长地放了一个屁。那屁散发出一股奇异的香气。刘强闻到马上就失去了知觉。

嘎德寸步不离地伺候着刘强。牧师给刘强挂葡萄糖盐水,她未加阻拦,只是不停地把头贴在刘强的胸口,听他的心跳;听着,终于露出一脸灿烂的笑容:“星星上来的人办法真高明!”

终于到了第七天,嘎德发现刘强的状况非常好。可是天气却不好,乌云像一团团幽灵,把屋子里都变得黑蒙蒙的了。小绿兽从门外窜进来,围着嘎德一阵乱跳。嘎德心里一惊,马上预感到要出事了——寻找镇山之宝、追杀刘强的山青人到了!外面大雨倾盆,什么也看不见,可她已经感觉到了箭搭在弦上的声音……把刘背走已来不及,她一纵身扑到了他身上。她想,她的族人见了她该手下留情的。想不到在昏暗中,几支“见血封喉”毒箭就从窗外飞了进来,直直地插入了她的后背!

一道闪电把屋里屋外照得一片雪亮。她的族人突然发现犯了致命的错误,吓得扭头就跑。待泰阳牧师冲进这个房间,趴在刘强身上的嘎德已经没气了。

魂之歌

竹林

